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《金》（曹湜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《曹湜与曹湜》（1937年）

杨典 著

绝花孤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残卷、闲笔、香艳、异书、孤史
绝版书评肆拾捌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绝花孤

杨典 著

残卷、闲笔、香艳、异书、孤史
绝版书评肆拾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孤绝花：绝版书评肆拾捌 / 杨典著. 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07.1

ISBN 978-7-5008-3803-6

I. 孤... II. 杨... III. 书评—选集

IV. 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60249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

邮 编：100011

电 话：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62005047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：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：100千字

印 张：10

定 价：2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在一朵花中读书

诗看明 早花	前人爱 花开
前后人 非昨	后人惜 花落

天真自然，涵盖万象，书之为物，又岂独在于文明？天下的读书人太多，书也浩若烟海。纵横于宗教经籍、如山竹简，迢迢在朝野书院、馆阁秘藏，凡书之所在，总有些古怪逸闻；书之亡失，常令人饮恨如伤。一切好书本无正邪之分，如道尚刚柔、佛无雌雄。每一本书都像一个人，它的精神可然是多元的、相对的。在每一个不同时期，它都会有不同的含义或象征。

为书而写书，只算是一种嗜好。

如在一朵花中阅读万物，心中自有大美而不言。

300页的随笔，收录了我近年来一些读书感想或追忆。这里谈到了48本旧书，以及由此博引开的其他无限的书：有散乱的圈

点与批判，当然也有思想、情绪、宣泄、喊叫、仇恨、打击、铁血、嘲笑、咒骂和调侃；有疾病也有疯癫；有鬼话也有严谨；有阿Q精神、腐儒气质、僧侣主义，也涉及了琐碎的阅读往事和一个书生的梦境……这一切，如果说像是一朵乱七八糟的曼陀罗花一般，在腐朽而愤怒地开放的话，那么，其中忧愁痛快的牢骚，也算是这朵花先锋的花蕊罢。

人生识字忧患始。书籍本身就会散发出一种焦虑的墨香。

但我从不想刻意地把焦虑带给别人。这些文字里兴许有一些荒诞派的气味、后现代的迷雾或一种久违了的晦涩的古意。但请宽恕吧，那也一定是我无心而为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读书，首先是为了审美，然后才是别的。

其实，藏书更非我的癖好。

我是在非常偶然的时候遭遇到这些书的，从来就没有想追求过什么版本或学术。这些书评也不可能是—大把火药、刺刀、野兽、鬼神或什么撩拨人的现代文化武器。虽然我的确渴望过，想要用亦新亦旧的语言，去烧毁那些发霉的文献带来的晦气。

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硬着头皮读点古书是个苦闷、极端的办法。惟青灯黄卷，千古墨花，或可消遣二三痛楚，万劫惆怅。此话一点不虚。这世界很难对付，也很容易对付。于是，一个人潜心写作，练琴泼墨。或夜观乾象，晨起焚香，偶尔展卷小坐时，俯瞰窗外天下尘嚣，滚滚人流，再三省肉身悲剧，半生颠倒，其中大概有一种东西是平时感觉不到的。

其实，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有时会觉得连写作本身也是

一种“罪恶的荣耀”。人注注会为了璀璨幽雅的词语而回避反思与真理。曾经的写作使人神圣，当下的写作徒增浮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从少年时代开始，有一种类似中世纪宗教文学感情的阴霾在我心里，怎么也挥之不去。我虽不耻不进行除艺术与真理以外的写作，如商业图书、肥皂剧本、报刊杂文等，以此谋生，但我蔑视自己的这种行为。这是一个内心分裂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同质化的时代。全球化的世界精力旺盛，吞噬着每一个个体，当大统一的克隆生活方式把众多血肉之躯变成零件，像圣奥古斯丁、施耐庵、卡夫卡、库尼亚或索尔仁尼琴那样传统意义上的“孤胆写作英雄”，已经绝迹。那些颇有天赋的人们，要么义无反顾地放弃，要么半推半就地异化。

综观近年来制造出来的图书，从文化地震的频率上来讲，在数量上的确有些超出了往昔的趋势。大街上突然有了太多的书，却一点儿也没有带来类似于民国或“八五思潮”那样的文化刺激。我相信真正好书的出现，总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时间，厚积薄发。在古代，譬如蒙古帝国铁腕统治了汉族97年之后，才会诞生像《水浒》那样的暴力之书；法国大革命的血腥，也可以让《九三年》百读不厌……但是现在海量的书，它们的出版和文本化，多半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时尚。书本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直接走到美的最前线，思想的最前线，社会、艺术、政治、科学或神学的最前线；无奈，现在大多数人，包括我，却都磨皮擦痒地“生活在后方”。而一本真正的好书，应该是有扫荡性的：要扫荡的是只看杂志的读者；要扫荡的是只看好莱坞电影的观众；要

扫荡的是后工业症患者、商业偏瘫、金钱麻疯病人、办公室里发霉的文件、泼皮无赖的文化理想或糜烂在社会新闻里的段子……

但是这不能是一个作者的事，更不能是一本书的事。

的确，如果这世界太大，风景太辽阔，让我们这些渺小的人不仅无法真正阅尽春色，有时还容易迷失在这现代的荒原里的话，那么就且让我们先停下来：停在一本书的面前幻想，停在一朵花的中心思索。因为，也许在这里面，已经藏满了三千智慧灯海、十万佛魔我他……

一本好书，总是可以详细来谈谈的。

于是，此写书的书，也终于有了一个凌乱的雏形。

仰望前人浩瀚群籍，汗牛充栋，高不见顶……这一本自然越发显得渺小。但我知道，古山雄浑，却须有野花点缀；猛兽威风，也不可缺羽毛绚丽。为我过去读过的那些散乱的好书来写一本书中之书，也算是对它们文恩的报答罢。

2006年12月1日

目录

引：在一朵花中读书 [1]

残卷

清狂与境界 [3]

线装鲁迅 手抄影印本《嵇康集》（1956 年版）

哭之笑之 [9]

（明）朱耷 线装本《八大山人诗钞》（1986 年版）

楚狂 [15]

（近代）姜亮夫注《屈原赋校注》（1958 年版）

怀古与麻醉 [21]

（唐）温庭筠 线装康熙年刻版《温飞卿诗集笺注》（清末）

圣代无隐者 [27]

（唐）元结 殷璠等十种《唐人选唐诗》（1978 年版）

“走马” [33]

（唐）杜甫清人杨伦笺注《杜诗镜注》（1980 年版）

文妖残卷 [39]

（唐）薛涛 插图本《薛涛诗笺》（1983 年版）

长恨 [45]

管效先编《南唐二主全集》（江绍原印藏·民国十九年版）

舌战主义者剪影 [51]

（先秦）图表本《马王堆汉墓帛书：战国纵横家书》（1976 年版）

导师手册 [57]

（奥地利）里尔克《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》（1994 年版）

闲笔

腐儒之美 [65]

（梁）颜之推线装抱经堂原本《颜氏家训》（民国十二年版）

“花不可以无蝶” [71]

(清) 张潮 竖排批注本《幽梦影》(民国八十一年台湾版)

人：作家的谎言 [77]

傅雷译 罗曼·罗兰 布面精装本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(1953 年版)

人性山水图 [83]

(近代) 陈从周 插图版大开本《说园》(1986 年版)

日损 [89]

(美国) 亨利·戴维·梭罗 《瓦尔登湖》(1982 年版)

人非人 [95]

(古希腊) 亚里士多德 插图本《动物志》(1979 年版)

“笑圣”之书 [101]

罗念生等译 插图本《阿里斯托芬喜剧集》(1954 年版)

魔性 [107]

(唐) 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

死亡之诗 [113]

(意大利) 但丁 版画插图散文体《神曲》(1954 年版)

异书

毛将焉附? [121]

江绍原 影印本《发须爪——关于它们的风俗》(1987 年版)

中世纪非正常死亡全书 [127]

(元) 王与 单图单行本《无冤录校注》(1987 年版)

“水浒”的前身与异形 [133]

(宋) 无名氏 “新刊”《大宋宣和遗事》(1954 年版)

地下室情绪 [139]

(俄国) 陀斯妥耶夫斯基 《地下室手记》(民国三十八年版)

事事幽 [145]

(唐) 汪辟疆校录 繁体竖排版《唐人小说》(1978 年版)

中古间谍论 [151]

(清) 朱逢甲 二黄注译本《间书》(1979 年版)

花瓣、碎金与乱码 [159]

(塞尔维亚) 米洛拉迪·帕维奇 《哈扎尔词典》(1998 年版)

“影子不是真相” [165]

(意大利) 薄伽丘 精装繁体插图全译本《十日谈》(1980 年版)

见小日明 [171]

(明) 来知德 图文汇编本《易经来注图解》(1989 年版)

桃花与鬼 [179]

伪(晋) 陶潜 繁体竖排版《搜神后记》(1981 年版)

香艳

千年一别须臾 [187]

(宋) 欧阳修 竖体补遗本《六一词》(1960 年香港版)

“鬼圣”手记 [193]

(清) 蒲松龄 油印体楷书刻本《农桑经校注》(1982 年版)

“上邪” [199]

(民国) 梦花馆主编 插图影印本《白蛇传前后集》(1988 年版)

叛逆的美卷 [205]

(金) 董解元 《董解元西厢记》(1978 年版)

英雄总是痴情人 [211]

(英国) 乔叟 插图硬皮本《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》(1957 年版)

“断袖”与美少年笔记 [217]

(法国) 纪德 《藐视道德的人》(1986 年版)

无声瀑布 [223]

周作人译 (日本) 清少纳言《枕草子》(日本岩波书店版)

殉 [229]

(日本) 三岛由纪夫 《忧国》(日本新潮文库版)

无穷动 [233]

(法国) 阿尔贝·加缪 《西西弗的神话》(1985 年版)

孤史

兴灭国 [241]

线装书 四部备要本《越绝书》(民国年间)

大自然与战争的“旧约” [247]

(巴西) 库尼亚 硬面精装本《腹地》(1959 年版)

“神粮” [253]

(英国) 嘉莱尔 万有文库本《英雄与英雄崇拜》(民国二十六年版)

丹青与尺牍 [259]

(唐) 张彦远 繁体竖排版《历代名画记》(1963 年版)

古史旧图癖 [265]

(前苏联) 米舒林编著 插图本《古代世界史》(1954 年版)

领袖如花 [271]

(古希腊) 阿里安 硬精装本《亚力山大远征记》(1979 年版)

莽终古 [277]

(宋) 朱长文 汪孟舒校线装影印本《乐圃琴史校》(1959 年版)

从晚清到2532年的迷惑 [285]

(英国) 赫胥黎 严复旧译本《天演论》(1971 年版)

先秦的黑色基督 [293]

(民国) 梁启超 繁体竖排版《墨子学案》(民国十一年版)

大复仇对话录 [301]

(先秦) 公羊高 线装四部备要本《公羊春秋》(民国中华书局版)

有时候颓废与愤怒，其实是一码子事！

清狂与境界

线装鲁迅 手抄影印本《嵇康集》(1956 平版)

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的，在“世界的图书馆”里，犹如恒河沙数一般封存着亿万神秘的旧书。它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隐没，却从不消失。书是什么？它其实不是神话故事，不是数字符号，不是几何、历史与图画，不是英雄的谎言或美人的传说，也不是乐谱、医书或动植物标本，它甚至不是学问……我想，全世界的书，就是一本书：人的幻想。

一部分幻想是为了肉身，即科学；另一部分是为了灵魂，即艺术。

书，作为原子的存在，把人与一般动物分开。因为动物也有语言，但只有人才有文字、数学与图画——并将其记录为整个文明。

我手里这本线装的鲁迅手抄本《嵇康集》，就是来自某图书馆的一本散落的旧书，一册尘封了多年的“幻想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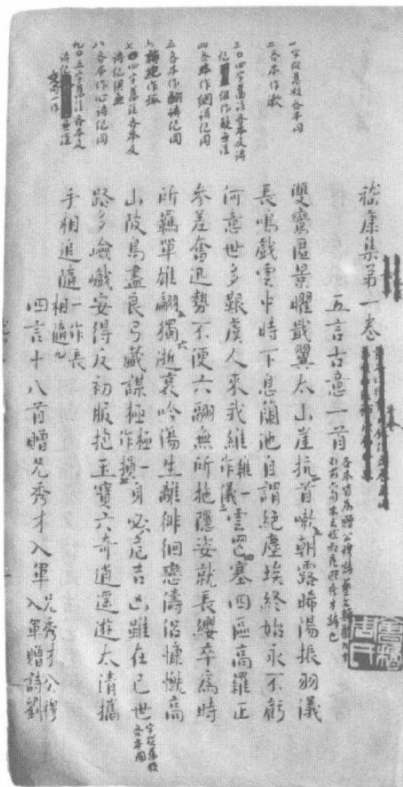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少年时代的密友偶得之后，知我爱书，于是转赠与我。

据周作人在回忆录《年少沧桑》中记述，周氏兄弟俩小时候

都喜欢抄古书，一是为了练字，一是为了文学本身。鲁迅后来是一个有着极端叛逆精神的文人，悲愤在心，长恨去国，但在童年时代却也迷恋旧书之美，在绍兴黄昏的石桥、流水与百草园边，在晚清江南的一个个雨夜，他们从《康熙字典》、《茶经》一直抄到《唐诗叩弹集》、《说郛》……都是大册页的，后来却在生活中散失了。

我一直觉得，在鲁迅的骨髓与血液里，他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帝国少年，一个倾心于古籍善本之幽美的、朴素的旧式书生。只是时代改变了他。

谁都知道，鲁迅是“嵇康迷”。因为时代，也因为他的个性，他自然十分景仰魏晋时期竹林中那些愤世的狂人。嵇康是一个颓废的英雄，由于吸食“五石散”，他形体扭曲，委靡枯槁，所谓“土木形骸”，还要弹琴打铁搞政变。他集隐士与烈士于一身的壮丽生涯，最后喋血法场，以及《晋书》中关于他“广陵散”的古琴传说，殉道精神，自然很能引起鲁迅的同感。因为鲁迅明白——有时候颓废与愤怒，其实是一码子事！愤怒而不得志者，大多走向颓废。于是，1913年至1924年，鲁迅博采群籍，自己用小楷抄写，编订了一本最完善的《嵇康集》。那之前，再也没有比他这



本更完善的嵇康全集了。

正文第一页，还盖了一枚朱红色的鲁迅书印：“会稽周氏”。

在书的每一页，鲁迅都有详细的眉批、校注，以及朱笔的编码注释。虽略有涂抹修改，而红与黑两种笔墨交相辉映，散发着极端皎洁的反差。

但此书在鲁迅生前从来没有机会出版过，他终生引以为憾。

1956年，为了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，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此书，当时只印了2000册，“文革”后，能残存下的大约更是凤毛麟角了。

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曾云：“每本书出现后，就有了它自己的命运……书籍越是被翻得发黑，就越有它自己的魅力。”

如我这本书就已经很旧了。由于图书馆的潮湿，年代的忽略，整本书的下半部分还呈现出一片水渍，看上去犹如画在每一页的一段写意山水。书页残破的边缘，磨损的书角，让人想起一朵层层枯萎的牡丹花；绸缎的

蓝封面与后来修订上去的棉线，使它看上去几乎不像书了，更像是一块时间的补丁。

但正是这种破与旧，让它显得如此的绚丽。

读此书，很明显地感觉到鲁迅其实是一个内心极端矛盾的人。

